

梁启超三拒红颜

国学大师梁启超自小聪明,17岁参加乡试,成了举人。当时主持乡试的考官、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李瑞芬,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赏识,当即请人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他。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参与维新变法的梁启超,由此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然而,好景不长,百日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匆匆逃亡日本,李惠仙只得避居澳门。第二年秋天,梁启超将家人接到了日本。

不久,28岁的梁启超应邀康有为之召,前去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事宜,在那里邂逅了美丽大方的何惠珍。当时,梁启超在檀香山演讲。何惠珍为其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默契,演讲活动盛况空前。此时,何惠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活动过后,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不行,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明确地拒绝了她的。

初遭拒绝,何惠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

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谈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惠珍。这次,何惠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

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惠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作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于是,他连夜给身在日本的妻子写了一封信:“余归离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

只差两秒钟

1975年7月22日下午4点15分,美国波士顿马尔伯勒大街一座公寓发生火灾,一位年轻妇女和一个女孩被困在顶层的安全出口上,距离熊熊烈焰只有3米。

消防员鲍勃·奥尼尔很快出现在房顶上,这位服役25年的消防老兵站在被困者身后,用身体挡住了火焰。

斯坦利·福尔曼赶忙爬到云梯救火车的底座上,以便拍摄营救照片。听到火警后,他一边朝火场跑,一边把携带的两台相机调好光圈和快门。底座距地面有10英尺,距离安全出口很近。福尔曼是《波士顿先驱美国人报》的摄影记者,这位渴望随时“获得故事”的新闻记者,即使睡觉时身边也放着摄影器材。

写作之癮

严歌苓

“癮”为何物?“癮”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由灵魂而肉体,以至灵肉无间。会过瘾的人对唯物、唯心之辩的态度是付之一笑。过瘾的那一会儿,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无虚无实。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度数,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达到这种生命度安全又不得别人人事。巨大的甜头就在那一点儿苦头后面。比如我酷爱长跑,要的是那终极了的舒适,但那舒适的穿越几乎是以垂死的状态去获取的。

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

谁都说呀,歇歇吧,写那么苦图什么?过去我和他们见识一样,也认为自己挺悲壮的,整天背对世界,背对许多人间乐事在那里写。现在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在偷着乐。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

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
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我试着不写,可是不行,就像没醒酒似的。一连多日不写,就是一连多日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出去旅行,同行的有丈夫,有时还有其他朋友。我的写作让他们都很头疼,一些计划要根据我的时间转棒。他们抱怨,问我几天不写死不死得了。我说不写就是让我身上有一块痒痒,又不让我挠。哪怕早起一两个小时,我也得把过瘾的时间留出来。

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那一天就活得窝囊。

然而能不能过上那把瘾,取决于你认不认真,是否全身心投入。陈瑜伽的打坐,只有彻底投入才能进入佳境,出神入化。而投入的过程,往往不无痛苦。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让它顺着你的性子走。半点儿玩世不

万分,将妻子的信转给何惠珍。何惠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惠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

“惠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惠珍亲手保管的一把小扇寄给妻子,让其代为护送。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得到惠珍的帮助,驰骋世界,但理想与现实的条件,又万万不能……”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惠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夙晋。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惠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惠珍只好挥泪告别……”

梁实秋先生评价梁启超时曾说: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

摘自《黄石日报》

波士顿的人们被激怒了,强烈要求当局采取措施,检修这些不安全的消防设备和器材。

波士顿政府在24小时之内对全城的楼房进行了检修,以使人们的生命得到可靠的保障。

福尔曼的照片也引起了巨大争议,报社收到了250张撕碎的报纸,谴责这是“廉价的新闻”,认为暴露一个人死前的瞬间是不道德的行为。不过,有些读者则认为这是对人生的脆弱本质的正视,直到今天这种辩论仍未止息。

1976年,30岁的福尔曼因这组火灾照片获普利策奖;一年后,在波士顿的反跨区接送学生的游行中,他获得第二个普利策奖。

1979年,他与报社全体摄影工作者因专题《1978的暴风雪》第三次获此殊荣。

摘自《三月风》

恭都不能有,半点儿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

因为那涅槃似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那必不可少之苦头后面。不认真的爱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享受。不认真做人,我就会活得不爽透。

就连最不费事的瘾也没什么好过。酒是辣的,烟是呛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只有孩子一味要吃甜的,长大了,便瞧不上甜了,要酸的,辣的,甚至臭的,苦的。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龇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痛苦,却也只不过瘾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

那和我通过每天长跑、打坐、写小说所过的瘾,本质有什么不同呢?本质都是要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我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在这时,你愿意宽谅,与世无争,为了去满足那“瘾”,你不和世人一般见识。你相信他们身不由己,而你有那么个秘密办法,能给自己一刹那的绝对自由。

摘自《美文》

当年他爱上宋美龄

临终前他说,尘世间芸芸众生的生活方式和理念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他能理解别人,也希望别人能理解他。他,一心希望别人理解的,是他的爱。

那是1931年,仲春。那一天,作为南京黄埔军校本部一名学员的他,按照上级命令排好了方队,等待校长来检阅。

他几大步跨上前去,在众目睽睽之下,情不自禁地拉住了正陪同校长蒋介石检阅的宋美龄那白皙温软的纤纤玉手。

回府邸后,侍卫长秉承宋美龄的旨意率兵立即将他拘来。

“夫人安好!”他仿佛觉得自己并不是被作为“犯上”的罪人捉来,而是被宋美龄请来的,脚尚未站稳,便忙不迭请安。

宋美龄似乎未看破他的心思,秀目怒睁:“你说说,你为何羞辱于我,褻渎校长尊严?不忠不义,该当何罪!”他“啪”地一个立正,痴痴地望着她,嘴唇翕动了几下:“夫人……实在……太美了!”

千罪万罪,爱慕没有罪。宋美龄不禁心头一热,理解的花儿顿时在她心头绽放,片刻,已是一片花团锦簇……

家族智慧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清康熙十六年,庐江府一个叫朱尚孟的穷秀才,先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朝廷钦点为浙江海宁七品知县。

正当朱尚孟一家喜气洋洋吐气扬眉之时,朱氏宗族的老族长召开了宗族大会,把朱尚孟从族谱中除了名,声称朱氏宗族从此之后与朱尚孟一家再无瓜葛,并报当地县衙登记备案。

朱尚孟心中纳闷不已,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只好带着家人上任去了,从此与庐江朱氏族人断了音信。

康熙五十年,朱尚孟受《南山集》

宋美龄由此把他视作座上宾,像姐姐一样与他谈心,不觉时间飞逝。宋美龄留他在自己的府邸吃晚饭,并亲自为他下厨。

要说在检阅场上,他只是惊羨宋美龄的美丽,而此时此刻,他更是为她的人品、修养、才学所折服。

有人说他歪打正着,幸运地缠绕上了一根好裙带。因为同窗们还在排连级的职位上苦苦煎熬时,他已升任为团长。

宋美龄也总是不遮不掩地关心着他的身边。她公开的理由是,在抵御日军的大行山战役中,他立了大功。

他在前线的英勇表现,除了他的爱国心外,据说还有一个无法言说的缘由,这就是他“错误”地爱上了宋美龄。那种日夜萦绕着的相思,将他折磨得太苦了。倘若老天爷能成全他,血洒疆场、马革裹尸,于他,未尝不是很好的解脱!

宋美龄更加对他关怀备至。也许正是这种心在咫尺、可身隔天涯的境况,让他的心更加破碎不堪。本来在仕途上可以飞黄腾达的他,却选择了离开。1947年,他脱下将服,去美国做了一名商人。

在美国,宋美龄专门去看过了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迈阿密经商的他已拥有百万身家,自然有许多人为他介绍女友或情人,可他一一拒绝。当宋美龄来到他那清寂的住所时,他将自己几十年来搜集的有关她的、足可以办一大型展览的图片与资料给她看。他说,有了这些,他怎么还会感到孤独?

宋美龄苦口婆心地劝他:人生苦短,不能再这样犯傻了!有一个合适的女人,一定要娶过来,成家立业,才能享受天伦之乐。

可他总是答非所问,傻傻地凝视着宋美龄,一如从前,令宋美龄百感交集。

《卡萨布兰卡》中唱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也许这种情感,正合宋美龄那一刻的心情。

他,名字叫韩诚烈,是一名湖北汉子。

不是所有的爱的花朵,都可以在阳光下绽放,很多伤心的爱,只能搁置在心中,一任自己,独自去浇灌。

韩诚烈总在寻求别人的理解,直至生命的尽头。

——至少宋美龄就理解他了!

其实,他也得到世上所有懂得爱的人的理解:有些爱留在心中,比起那些同床异梦的所谓爱,不知会高尚美丽多少!

摘自《莫愁》

名,而且还举行了盛大的宗族庆典,庆祝此事。

漫漫几十年后,朱绍宇官至直隶总督。在朱绍宇的提携扶持下,许多朱氏族人在仕途商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朱氏家族也一跃成为庐江的名门望族。

为什么同样的事,朱氏宗族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呢?

还是族长揭开了谜底:康熙年间,满人天下初定,大兴文字狱,杀害汉人精英及知识分子,此时为官,祸大于福。而乾隆年间,天下太平,经济繁荣,更重要的是满汉矛盾已趋于无,此时为官,正是鲤鱼跳龙门,前程无量啊!

族人听了,恍然大悟。因时而动,区别对待,庐江朱氏家族无疑是智慧的家庭。

摘自《大江晚报》

美文闲读

我的大海挂在墙上

羽毛

这个男人很有趣。36岁,日本男子,岩崎敬一。

8年前,他28岁,在父亲经营的空调商店工作。每一天都困在本州岛前桥市这个小店里,对顾客迎来送往,他觉得人生十分无聊,想出去旅行。去哪里?带多少钱和几张信用卡?准备什么行李?

先环游日本,再环游全世界。就带160日元(约相当于12元人民币)。行李就是一部自行车和简单的换洗衣服。

这是天方夜谭。知道的人肯定会笑掉大牙,所以他也说不说,悄悄出发。走之前,或许给父母留了张便条?告知:你们的儿子准备骑自行车环游日本,乃至全世界。

这个笑话,最后成了一个传奇。他每天骑行70公里到100公里,骑坏了两辆自行车,用8年的时间,到过37个国家,包括韩国、中国、西班牙和一大列名单,行程长达4.5万公里。

区区160日元早就花了精光,岩崎敬一在途中依靠表演杂耍和魔术,挣取生活费。能用自身本领,赢得看客们哈哈大笑或者尖叫不断,

朋友要年检

郑渊洁

车辆需要“年检”,朋友是否也需要“年检”?“童话大王”郑渊洁曾经过说:“交友不慎是人生大忌,每年应该对你的朋友进行年检。年检就是预警。”曾以一曲《朋友》走红的臧天朔陷入牢狱之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人生在世,“夺命”的朋友虽不多见,但夺名、夺利、夺钱、夺财的朋友一般人人都会见识几个,尤其是手握权柄、身处官场的领导干部,稍有不慎,便会将这这样的“朋友”拉下水。近几年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有些领导干部便是因为交朋友不慎,或为了报答商界朋友无微不至的“关爱”,为其银行贷款、批地等等大开绿灯;或为朋友办事、批条

比在空调店里一丝不苟地数钱要来得幸福。

就是这种幸福,让他不停地躁动车轮,屈身向前,在流泻的朝霞里,在漫天星光下,在狂风暴雨里,也在悠悠雪花下……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

岩崎敬一看过无数的美景:秀美山川环抱着青绿湖泊,不可一世的珠穆朗玛峰顶着一整块的蔚蓝。他找到恒河的源头,划着小舟顺流而下,居然漂到了大海。这一长达1300公里的旅程,用掉35天,却值得一辈子收藏。

他也受过无数的惊吓,曾被无情的强盗打劫,在印度还遭到莫名的逮捕。最糟糕的一次,他差点被一只沉默的疯狗咬死。

美景让他柔软,而惊吓使他强大。越是柔软越是强大,他懂得大自然也是如此,凶悍而又温柔,他的入已化为其中一颗生生不息、日益旺盛的植物。

当然,也有不期而遇的爱情。不过旅途中的爱情,难以找到可靠站,岩崎敬一只会孤单地背上背包,继续一个人倔强快乐的全球之旅。

据英国媒体报道,目前岩崎敬一已经抵达瑞士,“我计划前往非洲,然后取道南美、北美,最后于2010年回到阔别10年的日本。”

他的梦想总比常人多,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攀登欧洲最高峰勃朗峰,独自划船穿越大西洋,花5年时间继续环球旅行,40岁返回日本后写一本关于环球之行的畅销书……

这一项,旁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吧。至少对我而言,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我是谁呢?就是那种一直嚷嚷要去看海、至今还没有看过海的人。为什么?原因也有很多:暂时没钱,能靠160日元完成旅行的人,绝对要超强悍;暂时没空,总有俗事杂务、无数计划要去完成;暂时没有心情,总被日常的柴米油盐所累……

于是,我只能在墙上挂幅大海的照片,望海兴叹。

我很羡慕这个骑自行车环球旅行的哥们儿。

看到一张他的照片,他就站在蔚蓝大海边,太阳帽帽檐打在脑后,蓝T恤白裤子,扶着单车,前后都是大包裹,笑咪咪地骄傲地看着我。

他的全球旅行是一个传奇,而有多少人的梦想,始终悬挂在墙上?

摘自《杂文报》

些按常规、常理、常道无法办成的事。

实际上,这些和你热得不能再热的朋友并不爱你,反倒在你有意无意地害你,送给你的不过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关键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你,因为你不过是他牟取私利的“工具”罢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什么是真朋友,什么是假朋友,谁是畏友、诤友,谁是昵友、贼友,你立马能分辨得一清二楚。这种良方就是对朋友进行“年检”。

通过“年检”,留下爱护你却又远离你、喜欢你却又挑剔你的畏友、诤友,而将言甘如饴的昵友、以利相交的贼友坚决打入“冷宫”。如果你对一年一度的“年检”不满足,你还可以搞“月检”、“旬检”甚至“日检”,像沙里淘金一样淘出真正的朋友,淘汰劣友伪友。

摘自《新快报》

摘自《都市文化报》